

人民文学

RENMINWENXUE 五十年精品文丛 RENMINWENXUE

光的赞歌

诗 歌 卷

总主编：刘白羽 程树榛

【上】

新世纪出版社
(中国·广东)

人民文学

RENMINWENXUE 五十年精品文丛 RENMINWENXUE

光的赞歌

诗 歌 卷

总主编：刘白羽 程树榛

【下】

新世纪出版社

(中国·广东)

人民文学

RENMINWENXUE 五十年精品文丛 RENMINWENXUE

回溯五十年来的风雨历程
检阅半个世纪的文学成果

ISBN 7-5405-1862-6



9 787540 518622 >

ISBN 7-5405-1862-6/1·230

定价: 40.00元(上、下)

628521

人民文学

五十年精品文丛

光的赞歌

诗歌卷

本卷主编 韩作荣

[上]



C0353446

新世纪出版社

(中国·广东)

628518

人民文学

五十年精品文丛

光的赞歌

诗歌卷

本卷主编 韩作荣

[下]



C0353449

新世纪出版社

(中国·广东)

人民文学

RENMINWENXUE

五十年精品文丛

RENMINWENXUE

光的赞歌（上、下）

诗歌卷

总主编：刘白羽 程树榛

本卷主编：韩作荣

出版发行：新世纪出版社（中国·广东）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番禺市印刷厂（番禺市市桥镇环城西路工农大街）

规 格：850×1168 1/32

印 张：28

字 数：60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405-1862-6/1·230

定 价：40.00 元（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 撰 说 明

崔道怡

为庆贺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人民文学》佳作精选。

《人民文学》杂志，与共和国同龄。一九四九年九月，应第一届主编茅盾之请，毛泽东主席为其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五十年来，在各时期，作为新中国第一家中央级创作月刊，《人民文学》折射时代风云，传达人民心声。她所发出的一系列佳作，在总体上代表了国家水平，是社会生活与历史进程的反映，是精神文明与艺术创造的成果。

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一代又一代各个地区各种类型的文学耕耘者，汗水足迹，歌哭嬗变，都在《人民文学》的

版面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正如其第一届副主编艾青所说：“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值此共和国华诞之际，我们谨以长达半个世纪的丝绸，编织这一套美好的盛装，向举国欢庆的节日献礼。

丛书依照体裁划分，分精装、平装两种规格。精装本共计六卷九册，平装本六卷十四册。各有分卷题名——

《岁月流金》汇集各时期曾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短篇小说。

《雪月风花》可谓引人入胜又启人思索的中篇小说之大成。

《光的赞歌》更是万紫千红花团锦簇，荟萃各样诗的华章。

《汗与泪痕》犹如各种风格各样流派散文精品连缀的花环。

《中国报告》文如其名，报告新中国重大事件的内幕真情。

《紫薇童子》是各种体裁儿童文学创作高规格的集中展示。

五十年文学的里程，一如共和国前进的脚步，既走过大路坦途，又历尽曲折坎坷，因而不同时期，各有独自特色。虽然某些篇章，刻有明显印记，但那就是历史，具有文献价值。为了显示历史的面貌，留存文献的真迹，如实映现那些艳阳与阴霾、暖风与寒气，我们所选作品，都按当年在刊物上发表时的原文（除个别文字校正外），一律不作任何改动。文末注明发表时期，排次即按发表时序。

我们编辑这一套丛书，选取作品的重要标准，在于艺术质量；其他因素，皆为从属。我们着重选取作家们的代表作和获奖作，也考虑当时条件下所具有的代表性，力求选优拔萃与代表性相统一，以全面地反映新中国五十年文学的概貌。

由于《人民文学》具有其独特的历史与社会地位，我们相信这一套选集大体上能体现五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轨迹。但这又毕竟是我们自己编辑的选集，偏颇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各方专家、读者，惠予教正。

总 序

程树榛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五十年光辉的路程。半个世纪以来，伟大祖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她以巨人的雄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展开她巨龙般的神翼，向新的世纪飞跃。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在欢欣鼓舞庆祝祖国五十周年华诞的时候，《人民文学》也迎来了五十周年刊庆。我们现在从这五十年浩瀚的作品中，编选出六卷具有代表性的佳作来，作为向伟大祖国的献礼。

《人民文学》是和新中国同时掀开自己的历史篇章的。她与共和国同龄同步。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早

在诞生之日，便受到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应首任主编茅盾先生之请，毛泽东主席亲笔为创刊号题了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回顾五十年来刊物走过的历程，翻阅一下她所刊发的作品，我们既心潮激荡、春晖满怀，又感慨万端、思绪绵绵。

顾名思义，《人民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她应该始终和人民同命运共呼吸、同甘苦共患难。五十年来，《人民文学》就是迈着这个坚定的步伐一步步走过来的。不论在共和国诞生初期那严峻的日子，还是在大规模经济建设火红的年代，以及改革开放崭新的岁月；也不论是阳光灿烂的春天，还是寒凝大地的严冬，甚至是在那被扭曲的荒唐时日，《人民文学》都以其热情而真切的篇章，勾画了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战天斗地、英勇牺牲、坚苦卓绝的精神风貌，展现了中华民族敢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铮铮铁骨和巍巍雄躯。她所描绘的无数生动画面，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新中国编年史。

《人民文学》以其特殊的历史的权威地位，自然地形成了新中国文学的窗口，被誉为展示最高水平和最新成果的殿堂。人们通过她不仅可以看到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文学园地里盛开的五彩缤纷的花朵，同时可以嗅到峥嵘亭秀、独树一帜的奇花异葩的芬芳。翻开五十年卷帙浩繁的合订本，一部新中国文学发展史便历历在目。那些轰动全国的名篇，那些有口皆碑的佳作，那些被人们争议不休的宏论，那些为评家难作定论的新作，无不在《人民文学》上初现端倪、崭露头角，从而为世人所知晓。

《人民文学》被称为新中国作家的摇篮也是理所当然的。半个世纪以来，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在本刊脱颖而出。目前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许多著名作家，他们的成名作、代表作、获奖作几乎都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在这里确立了

他们在文坛上的位置，树立了他们在广大读者中的形象。不少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本刊编辑们不仅以自己敏锐的目力、辛勤的汗水发现和培植了一株株文学幼苗并使之茁壮成长；而且用自己聪颖的智慧、不倦的劳动，促进和佑护了一棵棵文学参天大树的成长并使之迅速成材。综观今日中华大地，真是天涯何处无芳草！今天我们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六卷选本，足以作证。

今天，历史又将翻开崭新的一页。我们正处于“两个世纪”、“两个千年”的历史交叉点上；正处在一个风云变幻、风雷激荡，然而又是艰苦创业、奋发进取的时代；正处于一个多事之秋，捉摸不定，然而又是多极共存、互竞互荣的世界。而我们的国家，则处于二十世纪的最好时期：民族团结、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处处呈现一派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的景象。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纵览五洲四海，一方面是新世纪的召唤与希望，一方面是世纪末的期待与哀鸣。历史行程的进步与反动，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挫折，人们精神的升华与堕落，社会生活的丰富与浮躁，都达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强烈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因此，作家有着无限广阔的创造和幻想的天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只要作家们认清时代发展的脉络和趋势，踏着历史的脚步，在生活上锲而不舍地顽强拼搏，艺术上驰而不息地追求探索，以社会主义理想为精神支柱，尊崇伟大母亲——人民的创造历史的伟力，用开创时代新纪元的气度与胸襟，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在平凡中实现崇高，就一定会奏响激昂慷慨、荡气回肠、催人奋进的时代主旋律来。《人民文学》将一如既往为之提供丰饶的园地。

《人民文学》紧随着党的脚步，紧扣时代脉搏，走过了长

长的光辉而又艰难的半个世纪。她未来的岁月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样，一定是更加美好而辉煌的，但是也一定是更加严峻而艰辛的。在通向广阔而遥远的征程上，让本刊同仁和作家朋友们一道，共同携起手来，以彪炳千秋之作，奏出时代的最强音，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祖国昌盛、民族振兴作出积极的贡献。

1998年3月于北京

《人民文学》五十年诗选序言

韩作荣

抹去合订本上的尘埃，一册一册翻阅那些横平竖直的诗行，心情是不平静的。人性的智慧，真的声音，血液的喧哗，于心灵的震颤中，将我们导入朴素、博大、精美、深邃，抑或雄浑、纯净、庄严、奥妙的境界。

半个世纪，对《人民文学》而言，只是数百册期刊；可对爱诗的人，则是以名篇佳作作为时间的标志。打开纸页，有如开启蚌壳，让人惊异珍珠柔润的色泽和浑圆；也如帆桅，于烟波浩渺中航行，不时会有触目的礁石兀立，竖起诗的里程碑。

是啊，这是一群多么杰出的人。当世界与人的灵魂契合，那些处于残酷、险峻境遇的歌者，曾满怀痴情与热望，用血光刷亮了暗夜；扭断枷锁的力量，虔诚、信念、狂乱与觉醒、疑问、自然的神秘启示，爱与关怀等等。这一切，都连结着民族的精神血脉，在不同的年代，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光彩夺目的诗篇。

今天，当我再次注目这些穿透心灵的文字，眼前便浮现出那些真纯的面孔、理智的额头和流溢着童心与聪慧的眼睛。可一些令人尊崇的诗人已经逝去，只有作品留下来，不朽的魂魄仍在文字间隐现，让我想起济慈评论希腊诗人的话：他们安详地长眠在茵茵的绿草底下，给一个民族留下了伟大的篇章。

勾勒五十年来中国新诗运行的轨迹，为每颗诗的星座命名、定位，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是怀着对诗的忠诚、敬畏来编选这部诗集的。把阅读作为重新温习的过程，在澄明与宁静中，让每个毛孔张开，进入一种吸纳状态，让那些最好文字的最佳排列逃不出感觉。

那些具有史诗意味的叙事长诗，例如《嘎达梅林》、《阿诗玛》等，是刊物最早刊载的作品，仅篇名便已家喻户晓，享誉至今。这让我想起远古的史诗，曾主宰了整个民族的灵魂，甚至成为宗教与哲学的来源。

从选本中不难看出，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留下了一批诗歌精品，一些卓越的诗人仍显示了不竭的创造力，一些新人则声誉鹊起，名噪一时。正是这些诗章哺育了诗的后来者，让他们直至今天仍能随口背诵那些富于生命力的诗行。历年编选的诗歌选本也证实，这一时期的诗歌佳作，大多选自《人民文

学》。与此同时，由于政治斗争的酷烈与思想的动荡，曾使文学凋萎。在禁锢最甚的时日，一些熟悉的诗人几乎销声匿迹。艺术的倒错，不忍卒读的篇页和对同类刀光剑影的文字，也让我面对素来敬仰的名字感到痛楚与悲哀。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话语直接替代文学，已显露出“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可即使这样的环境中，刊物仍编发了一些真正可以称之为诗的作品，这些佳作由于强烈的反差更为耀眼，难能可贵，让我对前辈诗人和编者肃然起敬。这些诗作，也足以说明“和谎言短兵相接时，艺术总能得胜”。

新时期以来，《人民文学》的诗从初始的补白，随即进入推介诗人以及新人的力作，赢得了诗坛和读者广泛的认同，其品位之高，颇令人瞩目，曾被认为可以和小说并驾齐驱。打开刊物，几乎每一期都有好诗。诚然，艺术探求的尺度把握也有蹒跚不稳处，但就总体而言，刊物继承了其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刊载的佳作既不失其重量和诗质，又蕴含着较为丰富的创造力与内在价值。

在这里，我们应当把“传统”看成动词。传即传接、延续，统则意味着同化与新的生成。传统如同流淌的大河，纵然有固定的秩序，但今天的水已不是昨天的水。

诗，和语言一样古老，也一样新鲜。选集的容纳是宽阔的，没有任何题材的作品被排除在外。或许，在真正的大诗人眼里，诸如战争、政治、宗教这些重大题材和主题，作为作品的语境，更易于揭示本真的人性、命运与情感和理性的深度；关键是如何以诗的特质把握题材，是心态而非简单罗列的世态，是深入、透彻的理解而非外在的描摹。从艺术本身的规律而言，没有题材大小的区别，只有诗与非诗的区别，造一块表

也确实不比造一台大机器更为容易。

斯坦贝克看到废墟上矗起的建筑物曾慨叹：“我很奇怪为什么人类的进步看起来常常像是破坏。”而夸齐莫多则说：“当代人之破坏形式，只是为了寻求新的形式，来作为他生命的‘准则’——即透视自然的真正工作。”选集中形形色色、艺术上多元并存的状态呈现了内容的丰富，写真与浪漫，笃实和清隽，抑或荒渺古逸，深奥玄博，以及象征、意象、超现实的碰撞、真理的发现与碎片的拼镶，都以姿态各异的形式感体现了艺术的新质。对于诗，形式不是外在的空壳，它是酒的“水的外形”与“火的性格”的统一，是内容之间的有机关联，是诗的节奏、音乐感以及蕴含于诗中又能抽象出来的主题。

任何时代的诗歌珍品，都是经过时间的汰洗和筛选流传下来，并多以选本的形式留存的。诗的能量是奇异的，能使人得知“他人在生活经验中所遭受的一切”。和物质需求相同，精神无疑也是人生存的迫切需要。那些卓越的诗章，将“人类经验浓缩了的精华传诸后世，使之成为民族活的记忆。它真实地保存了民族过去的历史”。

面对诗歌，我是不敢有丝毫亵渎的。在这物欲横流的年代，“无脑的脸”或“空心人”对诗不屑一顾也是必然。如果说诗歌有病，则首先是社会病。“运思的人越少，诗人越寂寞”。聂鲁达称“写诗是刹那间的严肃行动”。那些高雅的诗行，怎么能和令人趋之若鹜、不时变换花样的消遣娱乐方式等同？那种预言诗与文学即将灭亡的人忘记了自己，正如一位诗人所言：我们都会死去，而艺术将永存。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这本诗集的编选，由本刊副编审陈永

春先生担任初选。他耗费大量心血，做了许多繁复细致的工作。备选稿的复印由甄玉荣完成。没有他们的辛劳，便没有这本诗选的及时问世。

1998年5月3日

写于北京